

TUNKELS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FREEFALL

地眼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地 眼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地眼 / (英) 戈登, (英) 威廉斯著; 肖毛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7

(隧道系列)

ISBN 978-7-5391-5631-6

I. 地… II. ①戈… ②威… ③肖…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218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under the title Tunnels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ext copyright ©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2007

All character and place nam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c)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Insid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7 Brian Williams

The Author/Illustrator has asserted his/her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0-159

地眼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一版 201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310mm 1/32

印 张 14.2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631-6

定 价 3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0—29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欲想达到非我之境，
你须通过非我之路。
你不知是你所知，
你所有是你非所有，
你所在是你非所在。

——《四个四重奏》^①

只需要走过去，直到我们来到下一站。
但只要走到那里，一切全都无法更改。
只需要走过去，但结局肯定会是分开。
我们该走还是该停，安全地置身事外？

——《从安全到何地》^②

① T.S. 艾略特 (Eliot, 1888 ~ 1965) 是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194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是他的名作，1934 年创作，1943 年出版，这里引用的是全诗的第二首《东科克尔》(*East Coker*，萨默塞郡的村庄名) 第三乐章的结尾，译文采自张子清译《四个四重奏》(《T.S. 艾略特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② 快乐分裂乐队 (Joy Division) 原为后朋克乐队，1976 年于英国组建，1980 年 5 月 18 日，患有癫痫病的乐队主唱伊恩·柯蒂斯 (Ian Curtis) 在旅馆上吊自杀，年仅 24 岁。其后乐队重组，风格大变，《从安全到何地》(*From Safety to Where*)，是该乐队 1988 年出版的专辑《物质》中的第 14 首歌曲。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eaturing symmetrical designs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and smaller motifs at the top and bottom centers.

目 录

第一部	愈近愈远	1
第二部	玛莎的小屋	83
第三部	金属船	183
第四部	地下港	229
第五部	重返海菲尔德	281
第六部	启 程	329
译后记		443

第一部

愈近愈远

第 1 章

“唔，”切斯特·罗尔斯轻哼了一声。他的嘴巴非常干，过了一阵子才说出话来。“噢，妈妈，别闹了，好不好？”尽管他在埋怨母亲，心里却感觉很愉快。

他觉得，有谁正在抓挠他的脚脖子，每当他对闹钟的哔哔声无动于衷时，他的母亲就会这么干，然后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知道，母亲准会一直抓挠下去，除非他推开羽绒被，准备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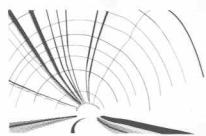
“好了，妈妈，能不能再等五分钟呀？”他恳求说，仍然紧闭双眼。

他感觉非常舒服，只想赖在床上，尽量多躺一会儿，享受每一秒钟。实际上，他总是假装没有听到闹钟的响声，因为他知道，母亲最后总会走过来，喊他起床的。

他珍爱这种时刻——他睁开眼睛，看着她坐在他的床头。他喜欢她的愉快心情和朝阳般灿烂的笑容。她每天早晨都是这样，不管起得有多早。“我是个喜欢早起的人，”她会高兴地说，“你脾气暴躁的老爸却不习惯早起，非要喝上几杯咖啡，才能找回他自己。”然后，她会板起脸，把肩膀向前探过去，发出阵阵咆哮声，仿佛受伤的熊，切斯特也会发出同样的声音，于是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切斯特咧开嘴笑，一种刺鼻的臭气却传过来，使他失去了笑容。

“唔，妈妈，那是什么气味呀？真难闻！”他喘息着说，不明白这种臭气是怎么来的。接下来，仿佛有人关掉了电视机，母亲的图像消



失了。他顿时变得十分焦急，然后睁开眼睛。

一片黑暗。

“怎么回事呀？”他咕哝着。周围是连绵不断的黑暗，但他的眼角瞥见了一丝微光。这里为什么会这么黑呢？他自问。尽管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他的劳累过度的大脑却仍然相信，他确实在自己的卧室里。那丝光亮是从窗户透进来的，那种气味嘛……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楼下的锅里煮沸了，溢了出来呢？出了什么事情呢？

臭味儿可真冲呀！这是硫磺的气味，但同时还有一种几乎被它掩盖的气味……什么烂东西发出的酸味。这两种气味灌满他的鼻孔，使他的淤血流动起来。他想要抬头去看周围，脑袋却不能动弹——它被什么东西粘住了，胳膊腿儿也是如此。他感觉，全身好像都被紧紧粘住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经瘫痪了。他没有大喊，而是迅速地喘了几口气，试图驱散心中的恐惧。他告诉自己说，他没有失去知觉，甚至也没有失去四肢，所以也许并没有瘫痪。他能够扭动手指和脚趾，虽然只能轻轻地动，这使他增添了一点儿勇气。他似乎被牢牢地固定在什么地方了。

他又感觉脚脖子发痒了，好像母亲的幻影还在。她的苗条身影，再次闪现在他的心目中。

“妈？”他怀疑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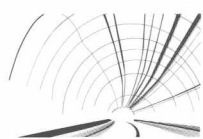
脚脖子不再发痒了，他听见一声低低的哀叫，听起来绝非人类的声音。

“谁呀？谁在那里？”他冲着黑暗提问。

喵！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他肯定没有听错。

“巴特比？”他大喊，“是你吗，巴特比？”

他刚刚喊出大猫的名字，发生在地眼的事情就从脑海里涌现出来，显得那么的清晰。他猛吸了一口气，想起他自己、威尔、凯和埃莉奥特，怎样遭到特部的诱捕，又是怎样跳进了那个叫做地眼的巨洞。“噢，上帝呀！”他呜咽起来。要是落到斯提克斯士兵的手里，他们恐



怕只有死路一条了。这就像噩梦里的情景，即使醒来后依然清晰。他对这一切仍然记忆犹新，好像它就发生在几分钟之前。

然后，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更多的记忆。

“天哪！”他低声说，想起安插在威尔家里的小斯提克斯——两个丽贝卡——曾经说过，她们是一对双胞胎。他又想起来，那对双胞胎姐妹不但无情地嘲笑威尔，还曾经以残忍为乐，说她们打算用可怕的病毒——多米尼恩——消灭表层土人。她们让威尔投降的时候，威尔的弟弟——凯——走到开阔地，哭着说他想回家。

他想起了把那个男孩击倒的弹雨。

凯死了。

切斯特打了个哆嗦，但仍然强迫自己回想随后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他的朋友——威尔——他们都在朝着对方伸出双手，埃莉奥特在大喊，大家都被绳子拴在了一起。切斯特这时才知道，他还在被绳子拴着……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拴绳子呢？他想不起原因。他们一直处于险境，无处可逃。切斯特的脑子乱糟糟的，用了好几秒钟的时间，总算理清了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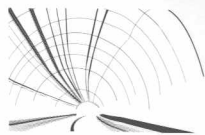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埃莉奥特想要带他们顺着地眼的内部爬下去……时间还来得及……他们打算逃跑。

可一切都出了差错。他眯起眼睛，好像斯提克斯巡逻队的重炮还在轰击他们，他的视网膜上仍然印着爆炸的强光和炽烈的白光。他再次体验到地面在脚下震颤的感觉。然后，另外的记忆从脑海里浮现了——威尔的模糊身影从他的头顶飞向空中，越过地眼的边缘。

切斯特想起来，他当时被吓坏了，他和埃莉奥特都不想被威尔和凯的身体拉下去。可怎么抵抗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都被绳子拴到了一起。然后他们四个就开始一直俯冲，进入地眼的黑暗空间。

他回想着那时的感觉——不断呼啸的疾风，迅速地吹走了他呼出的空气……闪烁的红光，惊人的酷热……可现在……

……可现在……



……现在他大概就要死了吧。

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呢？他在地狱吗？

巴特比又叫起来，切斯特感觉到，大猫呼出的温暖气息，喷到了他的脸上。

“巴特比，到底是不是你呀？”切斯特用颤抖的声音问。

那个动物圆圆的大脑袋，与他近在咫尺。它一定是巴特比，这是毫无疑问的。切斯特刚才忘记了，在其他人进入地眼的同时，那只猫也跳了进去……所以它如今会在这里。

然后，切斯特感觉到，有个湿漉漉的舌头在刮着他的脸颊。

“走开！”他大叫，“别舔了！”

看到切斯特有了反应，巴特比显然非常开心，舔得比刚才更加起劲儿了。“离我远点儿，你这蠢猫！”切斯特大喊，渐渐变得惊恐起来。这不但是由于他无力阻止那个动物，也由于巴特比的舌头像砂纸那样粗糙，被它舔到之后，实在疼得厉害。切斯特又使劲儿挣扎起来，想要获得自由，同时一直在拼命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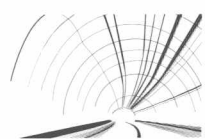
切斯特的喊叫声似乎对那个动物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尽量恶狠狠地吐唾沫和发出嘶嘶声。这个办法终于管用了，巴特比离开了他。

一切再次陷入沉默和黑暗之中。

他想呼唤埃莉奥特，然后又想呼唤威尔，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坠落之后是不是都还活着。他心里有了最可怕的感觉——也许只有他一个幸存者吧，当然，还有那只猫。一想到只能和那个流着口水的大动物作伴，他的感觉就更糟糕了。

一个想法突然向他袭来，仿佛砸到脑袋上的板球……也许发生了某种奇迹，他落到了地眼的底部吗？他记得，埃莉奥特告诉过他们，这个巨洞的宽度不止一公里^①，而且非常深，据说只有一个人设法从里

① 一公里 (a kilometre)：切斯特的脑子肯定糊涂了，在《隧道》第二部第四十九章，埃莉奥特的说法是一英里 (a mile)，而不是一公里。



面爬了出来。尽管被几乎看不见的东西粘得无法动弹，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哆嗦起来。他进入了最糟糕的恶梦。

他被活埋了！

它是某种浅浅的坟墓，与他的体形相吻合。他陷入了地球的内脏。他要怎样做，才能走出地眼，返回地面呢？他在比地府更深的地方，而他本来觉得，地府就已经够糟糕了。他想回家，回到父母的身边，继续按部就班的美好生活，可这个希望如今变得更加渺茫了。

“发发慈悲吧，我只想回家。”他叽里咕噜地自语。幽闭恐怖症和恐惧感，轮流围攻着他，使他直冒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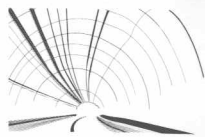
然后，就在他躺在那里的时候，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脑袋里面告诉他，不能被恐惧压倒。他不再叽里咕噜地自语了。他知道，必须挣脱这些粘住他的速凝水泥般的東西，前去寻找别人。他们也许需要他的帮助呢。

通过绷紧、放松和扭动身体的方法，十分钟之后，他的脑袋可以稍稍挪动了，一个肩膀也获得了自由。然后，他收紧了双臂的肌肉。呃！随着这个令人讨厌的吸吮声，他的一只手臂突然从那种柔软粘稠的物质里面挣脱出来。

“耶！”他大叫。虽然手臂的运动范围有限，他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抚摸脸部和胸口。他偶然摸到了帆布背包的背带，就解开它们的搭扣，觉得这也许会有助于自己获得自由。然后，他忙着使身体的其他部分得到自由，又是移动又是哼哼，身体因这些轻微动作而变得越来越热。他就跟准备从一个模具里面脱身似的。尽管如此，他的挣扎似乎在慢慢取得效果。

那个老斯提克斯站在地眼的顶部——距离切斯特许多公里的地方——往地眼的里面观看。与此同时，毛毛细雨不断地在他的四周洒落，几群狗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嚎叫着。

他的头发已经斑白，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却没有因年老而变得



虚弱。他穿着长长的皮大衣，纽扣一直扣到脖子那里。他的身体又高又瘦，仿佛一张绷紧的弓。在灯光的照耀下，他的小眼睛闪闪放光，宛如两颗擦得透亮的黑珠子。他的力量从全身散发出去，似乎渗透了周围的黑暗，牢牢地控制着它。

他打了个手势，有个男人立刻走到他的身边，与他并肩站立在地眼的边缘。这个男人长得与他极其相似，但脸上没有皱纹，向后梳去的黑发，紧贴在脑袋上，很容易使你产生错觉，以为此人的脑袋上扣着一顶瓜皮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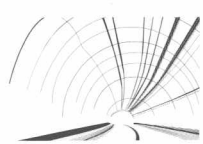
这些男人都是被称为斯提克斯的神秘种族的成员，他们正在调查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故。在这场事故中，那个老斯提克斯失去了他的两个孪生孙女，因为她们都被推进了地眼。

尽管老斯提克斯知道，两个女孩的生还机会不大，在失去她们之后，他的脸上却没有露出悲伤或痛苦的表情。在时断时续的狗吠声里，他下达了新的命令。

听到他的命令，地眼周围的特部再次行动起来。这些士兵是特种部队的成员，在地府里受过训练，负责地面的秘密军事行动。他们穿着暗褐色的军服——沉重的上衣和肥大的裤子——尽管在地球的这个深度，气温变得非常高。在行动时，他们的瘦脸上露出冷漠和专注的表情。有些士兵使用安装在步枪上的聚光望远瞄准器，察看地眼的深处；其他士兵则把发出荧光的灯球系在电缆上，缒入地眼的上部。在坠向死亡的过程中，两个孪生姐妹恐怕不会设法停下来的，但老斯提克斯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

“有什么发现吗？”他厉声问。他说的是斯提克斯的语言，声音刺耳，带有鼻音。他的声音回荡在地眼的四周，又传上他身后的斜坡。斜坡上的其他士兵，办事效率像往常那样高，已经拆除了那些巨大的野战炮，它们曾经对他现在所站的地方造成了大破坏。

“她们显然已经死了，”老斯提克斯对年轻的助手轻声说，然后立刻放开嗓门，发布新命令。“全力寻找那两个小瓶子！”他希望那对孪



生姐妹中的一个或两个，能够在被推进地眼之前，取下挂在脖子上的小玻璃瓶，“我们需要它们！”

他用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在他周围爬行的特部。他们正在搜索每一寸地面，仔细察看每块岩石的碎片，翻动仍然冒烟的泥土，因为爆炸的炮弹残渣曾经飞到那里。这些残渣有时会突然燃烧，许多小火苗在地面迅速蔓延开来，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熄灭。

地眼前面的一带土地裂开了，发出低沉的隆隆声。有人发出了警告，几个特部停了下来。无数被炮弹击散的石块和泥土，从地面上脱落，滑进深渊。尽管刚才的脱险仅仅是由于侥幸，他们却继续工作起来，显然没有被这个意外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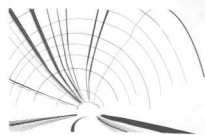
老斯堤克斯注视着斜坡顶部的黑暗。

“肯定是萨拉·杰罗姆，”他的年轻助手说，也抬头去看斜坡，“是她把两个孪生姐妹推下去的。”

“还能有别人吗？”老斯堤克斯厉声说，摇了摇头，“真奇怪，她受了致命伤，却还是办到了这件事。”他转向年轻的助手。“我们派她去对付她的儿子们，其实就等于玩火，结果烧疼了我们的手指。当伯罗斯的儿子出事时，她采取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说到这里，他立刻改了口，“应该说，当伯罗斯的儿子死去时。”因为他以为，威尔也死掉了。然后，他皱起眉头，沉默片刻，深吸了一口气。“可是，谁能告诉我，萨拉·杰罗姆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呢？谁负责监视那一带呢？”他冲着上面的斜坡伸出一根手指，“我需要他们答复我。”

他的年轻助手点点头，表示听到了这个命令，然后走开了。

另一个人立刻出现在助手站过的地方。他是个驼背，长得奇形怪状，刚刚看到他的时候，你实在难以说清，他究竟是不是人类。他披着被脏东西弄得硬邦邦的披肩，两只粗糙的手在灯光里不断抽搐着。他飞快地掀起披肩，露出丑陋无比的脑袋，上面长满了无数鳞茎状的瘤子，在有些地方，它们似乎是一个摞着一个的。他的头发又软又湿，脸上长着两只惨白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没有虹膜和瞳孔，眼珠却还在



转来转去，好像它们能够看见东西。

“我深表同情，嗯，因为泥失去了……”他气喘吁吁地说，但声音渐渐停止，礼貌地保持安静。

“谢谢你，考克斯，”老斯堤克斯回答，转而开始说英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的设计师，而不幸总是会发生的。”

考克斯突然动了起来。他抬起手，用手背擦去一串悬挂在黑嘴唇上的乳白色口水，把它抹在他的灰色皮肤上。他把细长的手臂挥舞到半空，然后猛地挥到更高的地方，用爪子般的手指，轻拍着脑门上的一个甜瓜般大小的瘤子。

“至少辣两个女孩干掉了威尔·伯罗斯，还有辣个叫埃莉奥特的小母猪，”他说，“可泥会继续清除地府里的其他叛乱分子，对不对？”

“每一个都会被清除的，利用你交给我们的情报，”老斯堤克斯说，会意地看了他一眼，“可是，考克斯，你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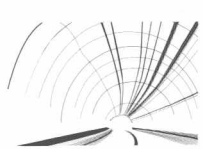
“没席么。”那个奇形怪状的瘤子人急忙回答。

“噢，我想……你非常担心，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德雷克呢。你知道，他迟早都会追捕你，跟你算账。”

“他会这样做的，可我已经准备好了，”考克斯自信地说，在他的眼睛之下跳动的蓝色蛇形血管，却暴露出他的恐慌，“德雷克也许会从中捣乱……”

老斯堤克斯举起手，让他闭嘴。那个年轻助手大步流星地走过来，身后紧跟着三个特部。三个士兵排成一行，笔直地站在那里，目视前方，长枪放在体侧。队伍中有两个年轻士兵和一个老兵，老兵是他们的军官，已经服役多年，头发斑白。

老斯堤克斯紧握着拳头，在三个士兵的前面慢慢走动，停在最后一个人的身边，此人恰好是那个老兵。他完全转向老斯堤克斯，双方的脸仅仅相距几厘米。老斯堤克斯把这个姿势保持了几秒钟，然后低头去看老兵的军装。老兵胸口的衣袋之上，悬挂着三根不同颜色的短棉线。这些鲜艳的棉线都是他因作战勇敢而得来的——对斯堤克斯而



言，它们就等于表层土人颁发的勋章。老斯提克斯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扯下这三根棉线，把它们猛抛到老兵的脸上。老兵既没有眨眼，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老斯提克斯后退一步，朝着地眼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手势，在挥手赶走讨厌的苍蝇似的。三个士兵行动起来，把他们的枪放在一起，搭成金字塔的形状。然后，他们解下大腰带上面的工具包，把它们整齐地堆放在三支步枪的前面。由于老斯提克斯没有发布新命令，他们就排成一路纵队，来到地眼的边缘，接二连三地走进地眼。三个士兵都没有发出喊叫声，附近的同志们也没有过去阻拦，只是观察着他们飞快地落入深渊的情景。

“粗暴的裁决。”考克斯说。

“我们只要最好的，”老斯提克斯回答说，“他们失败了，对我们不再有用处。”

“你知道，两个女孩也许还活着呢。”考克斯大胆地说。

老斯提克斯转向考克斯，死死地盯着他：“是呀，你们的人确实相信，从那里掉下去之后也不会死，对不对？”

“他们不是我的人。”考克斯不安地嘀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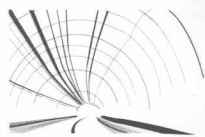
“据说，它的底部有一个美丽的伊甸园。”老斯提克斯开玩笑说。

“那是瞎扯。”考克斯喃喃地说，开始咳嗽起来。

“你从没想过亲自去看一看吗？”没等对方做出回答，老斯提克斯已经转向他的年轻助手，把戴着手套的双手拍到一起。“派一个特种部队去地堡，从死尸身上析取多米尼恩的样本。假如再次把它们培养出来，我们的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了。”他歪起脑袋，对考克斯露出恶毒的微笑，“我们不想让表层土人逃过他们的最后审判日，对不对？”

听到这里，考克斯嘎嘎地大笑起来，把乳白色的唾沫星子喷向空中。

切斯特不停地挣扎着。那种粘住他的物质，紧贴着他的皮肤，感



觉油腻腻的。在继续挣扎时，他更加可以肯定，臭气就是那种物质散发出来的。他绷紧另一只手臂，想要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另一个肩膀突然获得了自由。然后，他的上半身完全暴露出来。他胜利地大笑着坐起来，激起了响亮的吸吮声：“呃！”

他在黑暗中迅速摸索着，感觉自己完全被那种橡胶般的物质包围了。他发现自己能够摸到地面本身，摸起来似乎是平坦的。他从周围扯下来几条小东西，感觉其中含有纤维和油脂。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他落下地眼时，这种东西似乎吸收了他的冲击力。这个想法也许不切实际，但他之所以现在还活着，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不可能！”他说，不愿意接受这个想法——它太牵强了，肯定还有另外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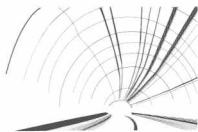
他怎么都看不到别在夹克上的灯笼，就急忙察看所有的衣袋，想要找到能够发出荧光的备用灯球。

“真该死！”他大叫，因为臀部的裤袋已经撕破，里面的灯球和别的东西都不见了。

他飞快地对自己说话，想要保持稳定的情绪，同时试图站起来：“噢，别折磨我了！”他哀号着，发现自己的双腿仍然牢牢地插在那种柔软的物质里面，拔不出来。不过，使他动弹不得的，还有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呀？”他说，发现了缠在腰部的绳子。那是埃莉奥特的绳子，在地眼顶部的时候，它把他们连到了一起。现在，这根绳子妨碍了他的行动——它围在他的左右，牢牢地固定在那种柔软的物质里面。他没有刀子，只能试着解开绳结。但这件事非常难办，因为他的双手粘满了油腻的流体，很难抓住绳子。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咒骂之后，他终于解开绳结，松开绳圈。“总算成功了！”他大叫着，挣出双腿，发出呃的一声，仿佛刚刚用吸管喝光了饮料。可是，他的一只靴子死死地粘在那种物质里面。他只好伸出双手，把那只靴子拉出来穿上，然后往上面爬去。



这时他才意识到身上的每个地方都疼得厉害，好像刚刚打完了一场最野蛮的橄榄球比赛，他的对手也许是一队特别好斗的大猩猩吧。“哎哟！”他抱怨起来。在揉捏胳膊和双腿时，他又发现自己的脖子周围和双手上，都带有绳子的印痕。他大声呻吟着，伸直后背，往上看去，想要弄清自己落到了什么地方。他觉得，最奇怪的事情发生在降落开始之后。当时，气流狠狠地击打着他的脸，令他几乎无法呼吸。后来的事情，他却想不起来了，直到巴特比用鼻子去蹭他的脚脖子，他才苏醒过来。

“我究竟在哪里呀？”他不断地重复着，在大坑里停下来。他发现，有两个地方发出了微光，虽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他却感觉好受了一点儿，因为它们使他在黑暗中得到了安慰。在眼睛变得更加适应黑暗时，他隐约地瞥见了那只猫的轮廓，它在围着他兜圈子，仿佛转来转去的美洲虎。

“埃莉奥特！”他大喊，“埃莉奥特，你在那里吗？”

他注意到，在大喊的时候，左边传来了清晰的回声，右边却毫无声息。他又喊了几次，每次都期待着回答：“埃莉奥特，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威尔！嗨！威尔！你在那里吗？”可是，谁也不回答他。

他告诉自己说，总不能这样喊叫一整天呀。他看见其中的一丝亮光离他非常近，就决定过去看看。于是，他往大坑的外面爬。因为身上粘满了滑溜的流体，他不敢冒险站起来，只好匍匐前进，沿着柔软的流体表面挪动。在爬行时，他感觉到奇怪的浮力，好像正在水中漂浮。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在坠落时撞晕了脑袋的缘故。可他觉得，此刻应该专心去做眼前的事情，而不应该去考虑别的。

他谨慎地向前挪动着，手指伸向那丝亮光。这时，亮光似乎照亮了他伸出的掌心。他意识到，亮光来自被深埋在那种柔软物质里面的什么东西。他卷起袖子，将手臂伸进小洞里，把那个东西掏了出来。

把那个发光的東西掏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臂粘上了一层油腻的流体。“呸！”他说。它是斯提克斯灯笼。他不知道，这个灯笼是他的还